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哲学史讲演录

第三卷

〔德〕黑格尔著



清华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丛书

哲学史讲演录

第三卷

熊秉真著

B516.35

B516.35

20
3

20
3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哲学史讲演录

第三卷

〔德〕黑格尔著

贺麟 王太庆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哲学史讲演录
第三卷
〔德〕黑格尔著
贺麟 王太庆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873-0/B·255

1959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2月北京第10次印刷 字数 324千
印数 15 000册 印张 12 1/2 插页 4

(60克纸本) 定价: 14.90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庸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目 次

第一部 希腊哲学(續)

第二篇

第二期：独断主义和怀疑主义	3
甲、斯多葛派哲学	8
一、物理学	15
二、逻辑学	21
三、道德学	29
乙、伊壁鳩魯哲学	47
一、准则学	52
二、形而上学	58
三、物理学	64
四、道德学	72
丙、新学园派哲学	85
一、阿尔克西劳	87
二、卡尔内亚德	96
丁、怀疑派哲学	106
一、較早的比方	124
二、較晚的比方	133

第三篇

第三期：新柏拉图学派	149
甲、費洛	162
乙、卡巴拉派和諾斯替派	169
一、卡巴拉派哲学	169
二、諾斯替派	171
丙、亞历山大里亞派哲学	173
一、安莫紐·薩卡斯	177
二、柏罗丁	178
三、波尔費留和揚布利可	206

四、 普罗克洛	207
五、 普罗克洛的繼承者	226

第二部 中世紀哲学

引言	233
----	-----

第一篇

阿拉伯哲学	252
甲、講說者的哲学	255
乙、亞里士多德的注釋者	259
丙、犹太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	261

第二篇

經院哲学	263
甲、經院哲学和基督教的关系	268
乙、一般的历史观点	288
一、教义建筑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	289
1. 安瑟尔谟	289
2. 阿柏拉尔	296
二、教会教义的系统阐述	297
1. 比埃尔·隆巴德	297
2. 托马斯·阿奎那	299
3. 約翰·邓斯·斯各脱	300
三、和亞里士多德著作的接触	302
1. 哈尔斯的亚历山大	303
2. 大阿尔伯特	304
四、唯实論和唯名論的对立	306
1. 罗瑟林	303
2. 蒙泰格納的瓦尔特	302
3. 威廉·奥康	309
4. 布里丹	313
五、形式的辯証法	314
1. 托勒多的大主教犹利安	216
2. 帕沙修·拉德伯特	316
六、神秘主义者	313
1. 約翰·查理尔	319

2. 薩崩德的雷蒙	319
3. 罗吉尔·倍根	320
4. 雷蒙·魯路斯	320
丙、一般經院哲学家共同的观点	322

第三篇

文艺复兴	336
甲、对古代思想家的研究	337
一、 滂波那齐	338
二、 費其諾	339
三、 伽桑第、李普修、諾伊希林	340
四、 西塞罗的通俗哲学	341
乙、一些独特的哲学的尝试	342
一、 卡尔丹	344
二、 康帕內拉	347
三、 布鲁諾	347
四、 梵尼尼	366
五、 比埃尔·拉梅	372
丙、宗教改革	376

*

*

*

譯者后記	385
专名索引	386

第一部
希腊哲学(續)

第二篇

第二期：独断主义和怀疑主义

在亚历山大里亚哲学之前的这第二个时期里，我們要考察独断主义和怀疑主义。独断主义分为斯多葛和伊壁鳩魯两派哲学；第三派是怀疑主义，和前两派有其一致之处而又与它們不同。我們省略不談亚里士多德的門徒及逍遙派哲学的傳播，虽然象德奧弗拉斯特、斯特拉陀这些有名的人物也都不講了。这派哲学对于我們不复有什么兴趣，而且后来也大半变成了一种通俗的哲学；这也是因为这种本来是思辨的哲学必然要在最大的範圍內与现实相結合。柏拉图的承繼者学园派，我們將和怀疑主义在一起討論。

在上一时期的結尾，我們看到了对于理念或共相的意識，这本身就是目的，——意識到一个普遍的、但同时又是自身規定的原則，因而能够以这个原則統攝特殊，并应用到特殊上去。这种把共相应用到特殊上去的关系，在这里是主导的东西；因为从共相本身发展出全体的特殊化，这种思想，这时还没有出現。但是在这种关系里正包含着对于系統和系統化的要求，也就是說，必須以一个原則貫徹到底，应用到特殊上去，使一切特殊的東西的真理都可以按照这一个原則得到認知。这就产生了所謂独断主义。而現在，主要的問題是寻求一个标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辨的卓越性已經沒有了；这乃是一种理智的哲学思考。这个原則是抽象的，因此是理智的原則。由于这种关系，哲学的任务便被規定为寻求一

个真理的标准——因为真理是思想与实在的一致，或作为主观的东西的概念与客观的东西的同一——，也就是說寻求一个判断这种思想与实在的一致的标准。这个问题和寻求一个原则的问题，其意义是相同的。真理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我們憑什么去認識真理，判断真理是真的呢？标准和原则，因此是同一的东西。但是对这个問題人們只是形式地、独断地加以解答的。因此怀疑主义的辯証法便立刻出現了，——这是一种認識，見到这种原则的片面性，并从而一般地認為原则就是一个独断的东西。在所有这許多发展出来的苏格拉底学派中，有两个概念具有主要的意义；第一个概念就是据以規定一切、評判一切的标准、原则，——这一个原则本身是普遍的，而同时又是規定特殊事物的原则。在早期，我們已經有過这样一种抽象的原则：例如，“純有”，——就是說，“純有”只是“有”，而从否定性开始的、和他物有区别的特殊者是不存在的，是被設定为不存在的。与此相反，那种要求却导致一个共相，这个共相同时也是对于特殊的規定，是在特殊之中；所以特殊并不是被放在一边，而是被当作由共相所規定的特殊。

这种哲学思想还有一个結果，就是：它的原则，由于是形式的，所以是主观的；因此它具有自我意識的主观性这一重要意义。由于这样形式地、外在地去处理一般杂多的材料，因此思想以最确定的方式把握自己的最高点，就是自我意識。自我意識对于自身的純粹关系，就是所有这几派哲学的原则。理念只有在自我意識中才得到滿足；正如現時所謂哲学思想的那种理智的形式主义反而在主观心情中、在內心的情感和信仰內去求得它的滿足和具体内容。自然界和政治活动当然是具体的，但只是外在的具体东西；而那真正具体的东西却不是在于特定的普遍观念里，而只是在自我意識和个人人格里。第二个占統治地位的概念就是哲人的概

念。他們的首要問題是：什么样的人 是哲人？哲人做些什么？不仅理性，举凡一切事物，都必须認作被思維的东西，也就是認作主觀的我的思想。一个东西如何才是一个被思維的东西呢？——他們答道：要采取自我意識与自己形式上同一的方式。什么东西自在地就是那样的被思維的东西，亦即本身就是那样的客觀的东西呢？——他們答道：思想。对于标准的思想，对于唯一原則的思想，在作为直接现实性时，就是主体自身；思想和思想者直接地結合在一起。这种哲学的原則不是客觀的，而是独断的，是建立在自我意識自求滿足的要求上面的。这样主体就成为应该被关心的东西。主体为自己寻求一个自由的原則、不动心的原則，它应该遵照这个标准，亦即遵照这个完全一般性的原則，——它应该把自己提高（426）到这种抽象的自由和独立性。这种自我意識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之孤寂中，而在这种孤寂生活中得到滿足。这就是下面这几派哲学的基本兴趣、基本特征。以下就要闡述它們的主要原則，但深入細節是既不需要，也没有趣味的。

这样哲学就轉入了羅馬世界。虽然这几派哲学还是屬於希腊人的，它們的偉大导师也都是希腊人（它們是在希腊本土兴起的），在羅馬統治时期，这些体系却特别构成了羅馬世界的哲学；但是这种哲学与羅馬世界相对立，并不适合于〔羅馬人〕那种理性的實踐的自我意識，因而被迫从外面的现实世界退回到自身，只是在自身內、为着自己个人而寻求合理性，——只关心自己，正如抽象的基督徒只关心自己灵魂的拯救一样。在光輝的希腊世界里，主体和它的国家、它的世界有較多的联系，比較更现实地存在在世界上。在现实世界的悲苦中，人退回到了自身，并在那里去寻求现实世界中已經再也找不到的諧和。羅馬世界是一个抽象的世界，在那里是一个〔冷酷的〕統治、一个霸主支配着文明的世界。各族人

民的个性被压抑着；一个异己的权力、一个抽象的共相沉重地压在每个人头上。在这样沉重痛苦的境地中，便有了寻求和获得满足的要求。由于有权力的乃是一个抽象的意志，所以世界的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也是抽象的东西：那思想的内在原则也必定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这个抽象的原则只能带来形式的、主观的和解。罗马只有抽象统治的原则；罗马精神只适合于一种建立在一个原则上面的独断主义，这个原则是通过理智的形式而建立起来并取得有效性的。因此哲学和世间观念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个扼杀了各族人民的活生生的个性的罗马世界诚然也产生了一种形式的爱国主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以及一个相当发展的法律体系，但从这种死气沉沉的世界中不可能产生出思辨的哲学，——所有的只是一些长于辞令、善于辩护的律师和塔西佗式的世俗道德。这些哲学的出现在罗马人中正好和他们的古老迷信相对立；〔正如现在〕[⊖] 哲学代替了宗教的地位。

这里要考察的是三派哲学：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柏拉图的哲学当然还纯粹地保持着，特别是在老学园派里；新学园派便完全转变成怀疑主义了。西塞罗时代以前的逍遥派也是这样；这种后期的逍遥派哲学已不复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而变成通俗的哲学，象我们在西塞罗那里所看见的那样。亚里士多德采取了经验的出发点和推理的途径。但是亚里士多德在概念这个焦点上对推理作了综合的了解，所以他是思辨的。思辨是他的精神所特有的，但他还不能把它发展成为方法；思辨还没有被自由地、单独地提出来，它还不能成为原则。

独断哲学是这样一种哲学，它树立一个特定的原则，一个标

⊖ 据米希勒本，第二版，英译本，第二卷，第二三五页增补。——译者

准，并且只树立这样一个原则。这样就有三个原则是必然的：（一）思维的原则，即普遍性本身的原则，而这个普遍性本身是确定的；思维是真理的标准，是规定真理的东西。（二）与思维对立的一方是特定的东西本身，是个别性的原则，也就是一般的感觉、知觉、直观。以上就是斯多葛派哲学和伊壁鸠鲁派哲学的原则。这两个原则都是片面的，如果把它们绝对化了，就成了理智的知识。抽象的思维在它本身并不是具体的。特殊性是在思维之外的，必须就它本身去把握，把它当成一个原则；因为特殊性有绝对的权利对抗抽象的思维。这是关于一般与个别〔的对立〕。（三）在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以外，存在着第三者，怀疑主义，这是前面两种片面性的否定。前面两派都是片面的，这种片面性是必然会被意识到、被认识到的；因此这第三个原则就是对任何标准的否定，对一切确定的原则的否定，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则：感性的、反省的或思维的表象、知识。斯多葛派哲学把抽象思维当成原则，伊壁鸠鲁派把感觉当成原则；而怀疑主义则是对一切原则持否定态度，而且是行动性的否定。其结果首先就是原则不可能被认识。前面我们也看到过这些原则表现为犬儒派和居勒尼派的哲学。而当我们在西塞罗那里看到这些原则时，我们感到要把斯多葛派的原则和犬儒派的原则、以及和逍遥学派的道德的原则区别开来，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一方面是原则、标准；另一方面是主体使自己遵循这原则，因而赢得了精神的自由和独立。这是主体本身的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的自由、这种不动心、这种漠不关心、宁静不摇、平静不扰、精神上的等视一切，不受外物干扰，不受外物牵连，乃是所有这几派哲学的共同目的，——所以不论人们以为怀疑主义是如何悲观绝望，以为伊壁鸠鲁派是如何卑鄙下流，它们却都是哲学。个人

得到了滿足，保持着不动心，他既非快乐、亦非痛苦、亦非另外的束縛所能左右；真正的伊壁鳩魯派也同样是超出一切特殊的束縛之外的。認為精神的滿足仅在于超出一切、对一切漠不关心，是所有这几派哲学的共同观点。它們誠然是希腊哲学，但却轉移到羅馬世界了。象柏拉图那里的那种具体的倫理生活，以及那种通过法制把原則貫徹到世界里面的要求，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那种具体科学，在这里却看不見了；在羅馬世界的悲苦中，精神个性的一切美好、高尚的品質都被冷酷、粗暴的手扫蕩淨尽了。在这种抽象的世界里，个人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他的內心中寻求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的滿足；他不得不逃避到思想的抽象中去，并把这种抽象当作实存的主体，——这就是說，逃避到主体本身的內心自由中去。这样的哲学是和羅馬世界的精神非常适合的。

甲、斯多葛派哲学

我們必須概括地指出：斯多葛派与伊壁鳩魯派哲学分別代替了犬儒派和居勒尼派哲学(正如怀疑主义代替了学园派一样)，或者可以說，它們采取了犬儒主义和居勒尼主义，不过把它們的原則更提高到了科学思維的形式。不过由于在前者 and 后者里面，內容都是一个固定的、确定的东西，都是把自我意識孤立地放在一边，所以这种情况的确扼杀了思辨，因为思辨是不承認这种固定的东西的，它毋宁要加以廢除，并且将它的对象当作絕對概念，当作在它的差別中之不可分的整体。因此事实上在斯多葛派和伊壁鳩魯派哲学里，我們只看見片面的有限的原則之应用，而遇不到真正的思辨思維。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根本的絕對理念是无限的，并不被設定为在一个規定性中，具有一个差异性。他的缺点只是在

实现过程中的缺点，即沒有和一个概念相结合。在斯多葛派这里，将唯一的概念设定为本質，并且将一切东西都归结到它，这是表现了所要求的联系；但是那个在其中一切是一的本質，却并不是真实的东西。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每一个概念都是在其规定性里以绝对的方式予以考察、予以分别研究的。而在斯多葛派哲学里，概念与个体的关系并不是绝对地、自在自为地予以考察的。因为个别并没有得到绝对的考察，而只是相对地考察的，所以事实上对于整体的发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个别与整体的关系只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诚然个别是被接受了，不过这种对于个别的接受通过思辨的考察又被取消了。但在斯多葛派这里，个别只是被接受了，而对于个别的处理却是外在的。当有了某种东西，要对它的本性本身加以考察时，我們所得到的，每每正是这种外在的联系。这种考察沒有抓住自在自为的本質，只是根据一些不确定的原則，或者只是根据一些順便拾取的原則予以形式的推論。

对于这两个学派，我們想只限于对它們的原則作一般性的考察，首先提出的斯多葛派几个著名人物来講講。

关于斯多葛派哲学的历史 斯多葛学派的創立人芝諾(是栖提雍人芝諾,不是爱利亚人芝諾),生于塞浦路斯島上的一个城邦栖提雍,大約在第一〇九届奥林比亚賽会时。他的父亲是一个商人,經商到了雅典。雅典在当时和相当长时间内还是哲学和一大批哲学家的中心,他在那里給他的儿子带回許多書籍,特别是苏格拉底学派的書籍,因此便引起他对于哲学的渴求和爱好。芝諾本人也曾旅行到雅典。⊖ 据說他因为在那次旅行中船沉了,丧失了所有的 (431)

⊖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七卷,第一、一二、三一——三二节;邓尼曼:第四册,第四頁;第二册,第五三二頁。